

第四十五回

三清觀大聖留名

車遲國猴王顯法

却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，右手把豬八戒捻一把，他二人却就省悟，坐在高處，板着臉，不言不語，憑那些道士點燈着火，前後照看。他三個就如泥塑金裝一般模樣。虎力大仙道：『沒有歹人，如何把供獻都吃了？』鹿力大仙道：『却像人吃的勾當，有皮的都剝了皮，有核的都吐出核，却怎麼不見人形？』羊力大仙道：『師兄勿疑，想是我們虔心敬意，在此晝夜誦經，前後申文，又是朝廷名號，斷然驚動天尊。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，受用了這些供養。趁今仙從未返，鶴駕在斯，我等可拜告天尊，懇求些聖水金丹，進與陛下，却不是長生永壽，見我們的功果也？』

虎力大仙道：『說的是，』——教徒弟們動樂誦經，一壁廂取法衣來，——『等我步罡拜禱。』

那些小道士俱遵命，兩班兒擺列齊整。噓的一聲聲響，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。元力大仙披了法衣，擎着玉簡，對面舞蹈揚塵，拜伏於地，朝上啟奏道：

「誠惶誠恐，稽首歸依。臣等興致，仰望清虛。滅僧鄙俚，敬道光輝。勅修寶殿，御製庇闌。廣陳供養，高掛龍旗。通宵秉燭，鎮日香焚。一誠遂上，萬敬虔歸。今蒙降駕，未返仙車，望賜些金丹聖水，進與國王，添壽延齡。」

八戒聞言，心中志忑，默對行者道：「這是我們的不是了東西，且不走路，只等這般禱祝，卻怎麼答應？」行者又捻一把，忽地開口，叫聲「晚輩小仙，且休拜祝。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，不曾帶得金丹聖水，待改日再來垂賜。」那些大小道士聽說，一個個抖衣而戰道：「爺爺呀！活天尊臨凡，是必莫放，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！」鹿力大仙上前又拜云：「

「揚塵頓首，謹辨丹誠。微臣歸命，俯仰三清。自來此界，興道除僧。國王心喜，敬重玄齡。羅天大醮，徹夜看經。幸天尊之不棄，降聖駕而臨庭。俯求垂念，仰望恩榮。是必留些聖水，與弟子們延壽長生。」

沙僧捻着行者，默默的道：『哥呀，要得緊，又來禱告了。』行者道：『與他些罷。』八戒竊竊道：『那裏有得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只看着我；我有時，你們也都有了。』那道士吹訂已畢，行者開言道：『那喚聾小仙，不須伏拜。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，恐滅了苗裔；若要與你，又忒容易了。』衆道聞言，一齊俯伏叩頭道：『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，千乞喜賜些須。我弟子廣宣道德，泰國王，普敬玄門。』行者道：『既如此，取器皿來。』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。虎力大仙恃強，就抬一口大缸，放在殿上；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；羊力大仙把花瓶滴了花，移在中間。行者道：『你們都出殿前，掩上格子，不可洩了天機，好留與你些聖水。』

衆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，掩了殿門。那行者立將起來，掀着虎皮裙，撒了一花瓶臊溺。八戒見了，歡喜道：『哥啊，我和你做這幾年兄弟，只這些兒不曾弄過。我纔吃了些東西，道要幹這個事兒哩。』那馱子揭衣服，忽喇喇，就似呂梁洪倒下板來，沙沙的溺了一砂盆。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，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：『小仙領聖水。』

那些道士，推開格子，磕頭禮拜謝恩，抬出缸去，將那瓶盆總歸一處，教：『徒弟，取個鍾子

來嘗嘗。」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鍾，遞與老道士。道士啣出一鍾來，喝下口去，只情抹唇嘔嘴。鹿力大仙道：「師兄好吃麼？」老道士努着嘴道：「不甚好吃，有些醃醃之味。」羊力大仙道：「等我嘗嘗。」也喝了一口道：「有些豬溺臊氣。」行者坐在上面，聽見說出這話兒來，已知識破了道：「我弄個手段，索性留個名罷。」大叫云——

「道號道號！你好胡思！那個三清，肯降凡基？吾將真姓，說與你知。大唐僧衆，奉旨來西。良宵無事，下降宮闈，吃了供養，閑坐嬉嬉。蒙你叩拜，何以答之？那裏是甚麼聖水，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潑之尿！」

那道士聞得此言，攔住門，一齊動叉鈹，掃帚瓦塊，石頭沒頭沒臉，往裏面亂打。好行者，左手挾了沙僧，右手挾了八戒，闖出門，駕着祥光，竟轉智淵寺方丈。不敢驚動師父，三人又復睡下。早是五鼓三點。那國王設朝，聚集兩班文武，四百朝官，但見絳紗燈火光明，寶鼎香雲靉靄。此時唐三藏醒來，叫：「徒弟，徒弟，伏侍我倒換調文去來。」行者與沙僧，八戒，急起身，穿

了衣服，侍立左右道：「上告師父，這國君信着那些道士，與道滅僧，恐言語差錯，不肯倒換關文；我等護持師父，都進朝去也。」唐僧大喜，披了錦襴袈裟。行者帶了通關文牒，教悟淨捧着鉢盂，悟能拿了錫杖，將行囊馬匹，交與智淵寺僧看守，竟到五鳳樓前，對黃門官作禮，報了姓名，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尙，來此倒換關文，煩爲轉奏。

那黃門大使進朝，俯伏金階，奏曰：「外面有四個和尙，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，欲將倒換關文，現在五鳳樓前候旨。」國王聞奏，道：「這和尙沒處尋死，却來這裏尋死，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？」旁邊閃過當駕的太師，啟奏道：「東土大唐，乃南瞻部洲，號曰中華大國。到此有萬里之遙，路多妖怪。這和尙一定有些法力，方敢西來。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，且召來驗牒放行，庶不失善緣之意。」國王准奏，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。師徒們排列階前，捧關文遞與國王。國王展開方看，又見黃門官來奏：「三位國師來也。」慌得國王收了關文，急下龍座，着近侍的設了繡墩，躬身迎接。三藏等回頭觀看，見那大仙，搖搖擺擺，後帶着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，往裏直進。兩班官，控背躬身，不敢仰視，他上了金鑾殿，對國王竟不行禮。

那國王道：「國師，朕未曾奉請，今日如何肯降？」老道士云：「有一事奉告，故來也。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？」國王道：「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，來此倒換關文。」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：「我說他走了，原來還在這裏！」國王驚道：「國師有何話說？他纔來報了姓名，正欲拿送國師使用，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，朕因看遠來之意，不滅中華善緣，方纔召入驗牒；不期國師有此問，想是他冒犯尊顏，有得罪處也。」道士笑云：「陛下不知，他昨日來的，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，放了五百個囚僧，摔碎車輛，夜間闖進觀來，把三清聖像毀壞，偷吃了御賜供養。我等被他蒙蔽了，只道是天尊下降，求些聖水金丹，進與陛下，指望延壽長生，不期他遺此小便，哄瞞我等，我等各喝了一口，嘗出滋味，正欲下手擒拿，他却走了。今日還在，此間，正所謂「冤家路兒窄」也！」

那國王聞言發怒，欲誅四衆。孫大聖合掌開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陛下暫息雷霆之怒，容僧等啟奏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沖撞了國師，國師之言，豈有差謬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，是誰知證？我等且屈認了，着兩個和尚償命，還放兩個去取經。他又說我摔碎

車輛放了囚僧，此事亦無見證，料不該死，再着一個和尚領罪罷了。他說我毀了三清，闖了觀字，這又是栽害我也。」國王道：「怎見栽害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僧乃東土之人，乍來此處，街道尚且不通，如何夜裏就知他觀中之事？既遺下小便，就該當時捉住，却這早晚坐名害人；天下假名託姓的無限，怎麼就說是我？望陛下回嗔詳察。」

那國王本來昏亂，被行者說了一遍，他就決斷不定。正疑惑之間，又見黃門官來奏：「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。」國王道：「有何事幹？」即命宣來，宣至殿前，有三四十名鄉老，朝上磕頭道：「萬歲，今年一春無雨，但恐夏月乾荒，特來啟奏，請那位國師爺爺祈一場甘雨，普濟黎民。」國王道：「鄉老且退，就有雨來也。」鄉老謝恩而出。國王道：「唐朝僧衆，朕敬道滅僧爲何？只爲當年求雨，我朝僧人，更未嘗求得一點；幸天降國師，拯援塗炭，你今遠來，冒犯國師，本當即時問罪；姑且恕你，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？若祈得一場甘雨，濟度萬民，朕即饒你罪名，倒換關文，放你西去；若賭不過，無雨，就將汝等推赴殺場，典刑示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。」國王見說，即命打掃壇場，一壁廂教擺駕，「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。」

當時多官擁護，須臾上樓坐了，唐三藏隨着行者沙僧八戒，侍立樓下。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。

少時間，一員官飛馬來報：「壇場諸色皆備，請國師爺登壇。」那虎力大仙，欠身拱手，辭了國王，竟下樓來。行者向前攔住道：「先生那裏去？」大仙道：「登壇祈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也忒自重了，更不讓我遠鄉之僧——也罷，這正是一強龍不壓地頭蛇。一先生先去，必須對君前講開。」大仙道：「講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與你都上壇祈雨，知雨是你的，我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。」國王在上聽見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那小和尚說話，到有些筋節。」沙僧聽見，暗笑道：「不知他一肚子筋節還不會拿出來哩！」大仙道：「不消講，陛下自然知之。」行者道：「雖然知之，奈我遠來之僧，未曾與你相會。那時被此混賴，不成勾當，須講開方好行爭。」大仙道：「這一上壇，只看我的令牌爲號；一聲令牌響，風來；二聲響，雲起；三聲響，雷閃；濟鳴；四聲響，雨至；五聲響，雲散雨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妙啊！我僧是不曾見請了！請了！」

大仙拽開步進前，三藏等隨後，竟到了壇門外，抬頭觀看，那裏有一座高臺，約有三丈多高。臺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號，頂上放一張桌子，桌上有一個香爐，爐中香煙靄靄。兩邊有兩隻燭臺，臺上風燭煌煌。爐邊靠着一個金牌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。底下有五個大缸，都注着滿缸清水，水上浮着楊柳枝。楊柳枝上，托着一面鐵牌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。左右有五個大樁，樁上寫着五方蠻雷使者的名錄。每一樁邊，立兩個道士，各執鐵鎚，伺候着打樁。臺後面有許多道士，在那裏寫作文書。正中間設一架紙爐，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，都是那執符使者，土地贊教之神。

那大仙走進去，更不謙遜，直上高臺立定。旁邊有個小道士，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，一口寶劍，遞與大仙。大仙執着寶劍，念聲咒語，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。那底下兩三個道士，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，一道文書，亦點火焚之。那上面兵的一聲令牌響，只見那半空裏，悠悠的風色飄來。豬八戒口裏作念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這道士果然有本事！令牌響了一下，果然就刮風！」行者道：「兄弟悄悄的，你們再莫與我說話，只管護持師父，等我幹事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』就變作一個假行者，立在唐僧手下；他的真身，出了元神，趕到半空中，高叫：『那司風的是那個？』慌得那風婆婆捻住布袋，巽二郎劄住口繩，上前施禮。行者道：『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，路過車遲國，與那妖道賭勝祈雨，你怎麼不助老孫，反助那道士？我且饒你，把風收了；若有一些風兒，把那道士的鬍子吹得動動，各打二十鐵棒！』風婆婆道：『不敢不敢！』遂而沒些風氣。八戒忍不住，亂嚷道：『那先生請退！令牌已響，怎麼不見一些風兒？你下來，讓我們上去！』

那道士又執令牌，燒了符檄，撲的又打了一下，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。孫大聖又當頭叫道：『佈雲的是那個？』慌得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，當面施禮。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那雲童，霧子也收了雲霧，放出太陽星耀耀，一天萬里更無雲。八戒笑道：『這先兒只好哄這皇帝，搪塞黎民，全沒些真實本事！令牌響了兩個，如何又不見雲生！』

那道士心中焦躁，仗寶劍，解散了頭髮，念着咒，燒了符，再一令牌打將下去，只見那南天門裏，鄧天君領着雷公電母，到當空迎着行者施禮。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『你們怎

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？天君道：『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，他發了文書，燒了文檄，驚動玉帝，玉帝擲下旨意，至「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」府下。我等奉旨，前來助雷電下雨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且都住了，伺候老孫行事。』果然雷也不鳴，電也不灼。

那道士愈加着忙，又添香，燒符，念咒，打下令牌。半空中，又有四海龍王，一齊擁至。行者當頭喝道：『敖廣那裏去？』那敖廣，敖順，敖欽，敖閏，上前施禮。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『向日有勞，未曾成功；今日之事，望爲助力。』龍王道：『遵命！遵命！』行者又謝了敖順道：『前日虧令郎縛怪，搭救師父。』龍王道：『那厮還鎖在海中，未敢擅便，正欲請大聖發落。』行者道：『憑你怎麼處治了罷。如今且助我一功。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，却輪到老孫上去幹事了。』

——但我不会發符燒檄，打甚麼令牌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。』

鄧天君道：『大聖吩咐，誰敢不從？但只是得一個號令，方敢依令而行；不然，雷雨亂了，顯得大聖無款也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將棍子爲號罷。』那雷公大驚道：『爺爺呀！我們怎吃得這棍子？』行者道：『不是打你們，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，就要刮風。』那風婆婆，巽二郎，沒口的。

答應道：「就放風！」棍子第二指，就要佈雲。那推雲童子，佈霧郎君，道：「就佈雲就佈雲！」棍子第三指，就要雷鳴電灼。那雷公，電母道：「奉承奉承！」棍子第四指，就要下雨。那龍王道：「遵命遵命！」棍子第五指，就要大日天晴，却莫違誤。」

吩咐已畢，遂按下雲頭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那些人肉眼凡胎，那裏曉得？行者遂在旁邊高叫道：「先生請了。四聲令牌俱已響畢，更沒有風雲雷雨，該讓我了。」那道士無奈，不敢久占，只得下了臺，讓他努着嘴，竟往樓上見駕。行者道：「等我跟他去，看他說些甚的。」只聽得那國王問道：「寡人這裏洗耳誠聽，你那裏四聲令響，不見風雨，何也？」道士云：「今日龍神都不在家。」行者厲聲道：「陛下，龍神俱在家；只是這國師法不靈，請他不來。等和尚請來看。」國王道：「即去登壇，寡人還在此候雨。」

行者得旨，急抽身到壇所，扯着唐僧道：「師父請上臺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我却不會祈雨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他害你了。若還沒雨，拿上柴蓬，一把火了帳！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會求雨，好的會念經。等我助你。」那長老纔舉步登壇，到上面端然坐下，定性歸神，默念那密多心經。

正坐處，忽見一員官，飛馬來問：「那和尚，怎麼不打令牌，不燒符檄？」行者高聲答道：「不用！不用！我們是靜功祈禱。」那官去回奏不題。

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，却去耳朵內取出鐵棒，迎風幌了一幌，就有丈二長短，碗來粗細，將棍望空一指。那風婆婆見了，急忙扯開皮袋；巽二郎解放口繩。只聽得呼呼風響，滿城中揭瓦翻磚，揚砂走石。看起來，真個好風，却比那尋常之風不同。但見——

折柳傷花，摧林倒樹。九重殿損壁崩牆，五鳳樓搖梁撼柱。天邊紅日無光，地下黃砂有翅。演武廳前武將驚，會文閣內文官懼。三宮粉黛亂青絲，六院嬪妃蓬寶髻。侯伯金冠落繡纓，宰相烏紗飄展翅。常駕有言不敢談，黃門執本無由遞。金魚玉帶不依班，象簡羅衫無品敝。彩閣翠屏盡損傷，綠牕朱戶皆狼狽。金鑾殿瓦未磚飛，錦雲堂門歪榻碎。這陣狂風果是兇，刮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；六街三市沒人踪，萬戶千門皆緊閉！

正是那狂風大作，孫行者又顯神通，把金箍棒鑽一鑽，望空又一指，只見那——

推雲童子，佈霧郎君。推雲童子顯神威，骨都都，觸石垂天；佈霧郎君施法力，濃濃漠漠，飛煙蓋地。茫茫三市暗，冉冉六街昏。因風離海上，隨雨出崑崙。頃刻漫天地，須臾蔽世塵。宛然如混沌，不見鳳樓門。

此時昏霧朦朧，濃雲變黓，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，望空又一指，慌得那——

雷公奮怒，電母生嗔。雷公奮怒，倒騎火獸下天闕；電母生嗔，亂掣金蛇離斗府。唵喇喇施霹靂，振碎了鐵叉山；淅瀝瀝閃紅綃，飛出了東洋海。呼呼隱隱滾車聲，燦燦煌煌飄稻米。萬萌萬物精神改，多少昆蟲蟄已開。君臣撲上心驚駭，商賈聞聲胆怯忙。

那沉雷閃閃，兵兵兵，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，謊得那滿城人，戶戶焚香，家家化紙。孫行者高呼：『老鄧！仔細替我看那貪賊壞法之官，忤逆不孝之子，多打死幾個示衆！』那雷越發振響起來。行者却又把鐵棒望上一指，只見那——

龍施號令，雨漫乾坤。勢如銀漢傾天，暫疾似雲流過海門。樓頭聲滴，牕外響瀟瀟。天上銀河瀉，街前白浪滔。淙淙如瓮檢，滾滾似盆澆。孤莊將漫屋，野岸欲平橋。

真個桑田變滄海，霎時陸岸滾波濤。神龍藉此來相助，抬起長江望下澆。

這場雨，自辰時下起，只下到午時前後。下得那車遲城裏，裏外水漫了街衢。那國王傳旨道：『雨殺了！雨殺了！十分再多，又滄壞了禾苗，反爲不美。』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雨來報：『聖僧雨殺了。』行者聞言，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，只見霎時間，雷收風息，雨散雲收。國王滿心歡喜，文武盡皆稱贊道：『好和尚！這正是「強中更有強中手」！就是我國師求雨雖靈，若要晴，細雨兒還下半年日，便不清爽；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，頃刻間杲杲日出，萬里就無雲也？』國王教回鑾，倒換關文，打發唐僧過去。正用御寶時，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：『陛下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，還是我道門之力。』國王道：『你纔說龍王不在家，不曾有雨；他走上去，以靜功祈禱，就雨下來，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？』虎力大仙道：『我上壇發了文書，燒了符檄，擊了令牌，那龍王誰敢不來？想是那方召請，風雲雷雨五司俱不任，一聞我令，隨趕而來；』

適遇着我下他上，一時撞着這個機會，所以就雨。從根算來，還是我請的龍，下的雨，怎麼算作他的功果？」

那國王昏亂，聽此言，却又疑惑未定。行者近前一步，合掌奏道：「陛下，這些旁門法術，也不成個功果，算不得我的他的；如今有四海龍王，現在空中，我僧未曾發放，他還不敢遽退。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，就算他的功勞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，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。你兩家各顯法力，不論僧道，但叫得來的，就是有功；叫不出的，有罪。」

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？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，也不敢出頭。道士云：「我輩不能，你是叫來。」那大聖仰面朝空，厲聲高叫：「敖廣何在？兄弟們都現原身來看。」那龍王聽喚，即忙現了本身。四條龍，在半空中度霧穿雲，飛舞向金鑾殿上。但見——

飛騰變化，透霧盤雲。玉爪垂鈎白，銀鱗舞鏡明。髯飄素練根根爽，角聳軒昂挺挺清。磕額崔巍，圓睛幌亮。隱顯莫能測，飛揚不可評。禱雨隨時佈雨，求晴即便天晴。這纔是有靈有聖真龍像，祥瑞繽紛遶殿庭。

那國王在殿上焚香，衆公卿在階前禮拜。國王道：『有勞貴體降臨，請回。寡人改日醮謝。』

行者道：『列位衆神，各自歸去。這國王改日醮謝。』那龍王竟自歸海，衆神各各回天。這正是：

廣大無邊真妙法，至真了性劈旁門。

畢竟不知怎麼除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四十五回